列傳第六十九上 儒林上

劉昆
任安
張興
孫期
牟長
張馴
周防
楊倫

范曄 後漢書七十九

唐章懷太子賢注

洼丹
楊政
冀憑
歐陽歙
宋登
尹敏
孔僖

昔王莽更始之際天下散亂禮樂汨崩典文殘落
及光武中興愛好經術未及下車而先訪儒雅採
求闕文補綴漏逸 禮記曰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 先是四方
學士多懷協圖書遁逃林藪自是莫不抱負墳策
雲會京師范升陳元鄭興杜林衛宏劉昆桓榮之
徒繼踵而集於是立五經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易
有施孟梁丘京氏尚書歐陽大小夏侯詩齊魯韓
禮大小戴春秋嚴顏凡十四博士太 常差次總領
焉建武五年乃修起太學稽式古典邊豆干戚之
容備之於列 邊豆禮器也竹謂之邊木謂之豆干盾也戚鉞也舞者所執 服方領習矩
步者委它乎其中 方領直領也委它行貌也
建三雍明帝即位親行其禮天子始冠通天 徐廣輿服
雜注曰天子朝冠通天冠高九寸黑介幘金薄山所常服也 元衣日月 續漢志曰乘輿備
文日月星辰也 備法
物之駕 胡廣漢制度曰天子出有大駕法駕小駕大駕則公卿奉引大將軍驂乘太僕御屬車八十一乘備千乘萬騎
法駕公不在鹵簿唯河南尹執金吾洛陽令奉引侍中驂乘太僕奉駕侍御史整車騎也 盛
清道之儀 漢官曰清道以旄頭為前驅也 坐明堂而朝君羣后登靈臺
以望雲物 雲物解見明紀 視割辟雍之上尊養三老五更饗
射禮畢帝正坐自講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冠帶縉
紳之人 圜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 漢官儀曰辟雍四門外有水以節觀者門外皆有橋觀者水外故云圜橋門也圜遶也 其後復為功臣子孫四姓末

屬別立校舍搜選高能以受其業自期門羽林之
士悉令通孝經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學濟濟乎洋
洋乎盛於永平矣建初中大會諸儒於白虎觀考
詳同異連月乃罷肅宗親臨稱制如石渠故事（石渠見章紀）
古文尚書毛詩穀梁左氏春秋雖不立學官然皆
擢高第為講郎給事近署所以網羅遺逸博存衆
家孝和亦數幸東觀覽閱書林及鄧后稱制學者
頗懈時樊準徐防並陳敦學之宜又言儒職多非
其人於是制詔公卿妙簡其選三署郎能通經術

者皆得察舉自安帝覽政薄於勤文博士倚席不
講（禮記曰凡侍坐於大司成者遠近間三席又曰若非飲食之言則布席席間函丈注云謂講問客也倚席言不施講坐也）朋
徒相視怠散學舍穨敝鞠為園蔬（詩小雅曰鞠為茂草注云鞠窮也）牧
兒羌豎至於薪刈其下順帝感翟酺之言乃更脩
黌宇（說文曰黌學也黌與橫同）凡所造構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
十室試明經下第補弟子增甲乙之科員各十人
除郡國耆儒皆補郎舍人本初元年梁太后詔曰
大將軍下至六百石悉遣子就學每歲輒於鄉射
月一饗會之以此為常（漢官儀曰春三月秋九月習鄉射禮禮生皆使太孝孝生）自
是游學增盛至三萬餘生然章句漸疎而多以浮

華相尚儒者之風蓋衰矣黨人既誅其高名善士多坐流廢後遂至公忿爭更相言告亦有私行金貨定蘭臺秘書經字以合其私文熹平四年靈帝乃詔諸儒正定五經刊於石碑爲古文篆隸三體書法以相參檢樹之學門古文謂孔子壁中書篆書秦始皇使程邈所作也隸書亦程邈所作也所獻也王於徒隸從簡易也謝承書曰碑立大學門外石屋覆之四面欄障開門於南河南郡設吏卒視之楊龍驤洛陽記載朱超石與兄書云石經文都似碑高一丈許廣四尺駢羅相接使天下咸取則焉初光武遷還洛陽其經牒祕書載之二千餘兩自此以後參倍於前及董卓移都之際吏民擾亂自辟雍東觀蘭臺石室宣明鴻都諸藏典策文章競共剖散其

帛圖書大則連爲帷蓋小乃制爲縢囊縢亦賸也音徒恒反說文曰賸囊也及王允所收而西者裁七十餘乘道路艱遠復弃其半矣後長安之亂一時焚蕩莫不泯盡焉東京學者猥衆難以詳載今但録其能通經名家者以爲儒林篇其自有列傳者則不兼書若師資所承老子曰善人者不善人之師也不善人之資也故因曰師資善之云

前書云田何傳易授丁寬前書寬字子襄丁寬授田王孫王孫授沛人施讎東海孟喜琅邪梁丘賀前書錄賀字長卿賀字長翁由是易有施孟梁丘之學又東郡京房受易

於梁國焦延壽（前書延壽名贛）別爲京氏學又有東海兼費（前書直字長翁）傳易授琅邪王橫爲費氏學（前書橫作璜字平仲）本以古字號古文易又沛人高相傳易授子康及蘭陵毋將永爲高氏學（毋將姓也毋讀曰無）施孟梁丘京氏四家皆立

博士費高二家未得立

劉昆字桓公陳留東昏人（東昏屬陳留郡東緡屬山陽郡諸本作緡者誤）梁孝王之胤也少習容禮（容儀也前書魯徐生善爲容孝文時以容爲礼官大夫）平帝時受施氏易於沛人戴宾能彈雅琴知清角之操（劉向別録曰雅琴之意事皆出龍德諸琴雜事中前書藝文志曰雅琴龍氏名德趙氏名定韓子曰師曠對晉平公曰昔黃帝合鬼神駕象車六龍畢方並轄蚩尤居前風伯進埽雨師灑道依爲清角今君德薄不足以聽之）王莽世教授弟子恒五百餘人每春秋鄉射常備列典儀以素木瓠葉爲俎豆桑弧蒿矢以射菟首（詩小雅瓠葉詩序曰刺幽王弃禮而不能行故思古之人不以微薄廢禮焉詩曰幡幡瓠葉采之亨之君子有酒酌言嘗之昆懼禮之廢故引以瓠葉爲俎實射則歌菟首之詩而爲節也）每有行禮縣宰輒率吏屬而觀之王莽以昆多聚徒衆私行大禮有僭上心乃繫昆及家屬於外黃獄尋莽敗得免既而天下大亂昆避難河南負犢山中（郡國志河南郡有負犢山）建武五年舉孝廉不行遂逃教授於江陵光武聞之即除爲江陵令時縣連年火災昆輒向火叩頭多能降兩止風徵拜議郎稍遷侍中弘農太守先是嶢嶢

驛道多虎災行旅不通昆爲政三年仁化大行虎皆負子度河帝聞而異之二十二年徵代杜林爲光祿勳詔問昆曰前在江陵反風滅火後守弘農虎北度河行何德政而致是事昆對曰偶然耳左右皆笑其質訥帝歎曰此乃長者之言也顧命書諸策乃令入授皇太子及諸王小侯五十餘人二十七年拜騎都尉三十一年以老乞骸骨詔賜洛陽第舍以千石祿終其身中元二年卒子軼字君文傳昆業門徒亦盛永平中爲太子中庶子建初中稍遷宗正卒官遂世掌宗正焉

注丹字子玉風俗通注音圭南陽育陽人也世傳孟氏易王莽時常避世教授專志不仕徒衆數百人建武初爲博士稍遷十一年爲大鴻臚作易通論七篇世號注君通丹學義研深易家宗之稱爲大儒十七年卒於官年七十時中山鮭陽鴻字孟孫姓鮭陽名鴻也鮭音胡瓦反其字從角字或作鮭從魚者音胡佳反亦以子孟氏易教授有名稱永平中爲少府

任安字定祖廣漢綿竹人也少遊太學受孟氏易兼通數經又從同郡楊厚學圖讖究極其術時人稱曰欲知仲相問任安又曰居今行古任定祖學

終還家教授諸生自遠而至初仕州郡後太尉辟除博士公車徵皆稱疾不就州牧劉焉表薦之時王塗隔塞詔命竟不至年七十九建安七年卒于家

楊政字子行京兆人也少好學從代郡范升受梁丘易善說經書京師為之語曰說經鏗鏗楊子行教授數百人范升嘗為出婦所告坐繫獄政乃肉袒以箭貫耳抱升子潛伏道傍候車駕而持章叩頭大言曰范升三娶唯有子今適三歲孤之可哀武騎虎賁懼驚乘輿舉弓射之猶不肯去旄頭又以戟叉政傷胷政猶不退哀伾辭請有感帝心詔曰乞楊生師乞讀曰氣即尺一出升政由是顯名為人嗜酒不拘小節果敢自矜然篤於義時帝壻梁松皇后弟陰就皆慕其聲名而請與交友政每共言論常切瑳懇至不為屈撓嘗詣楊虛侯馬武武難見政稱疾不為起政入戶徑升牀排武把臂責之曰卿蒙國恩備伾藩輔不思求賢以報殊寵而驕天下英俊此非養身之道也今日動者刀入脅武諸子及左右皆大驚以為見劫操兵滿側政顏色自若會陰就至責數武令為交友其剛果任情皆

如此也建初中官至左中郎將

張興字君上潁川舞陵人也習梁丘易以教授建武中舉孝廉爲郎謝病去復歸聚徒後辟司徒馮勤府勤舉爲孝廉稍遷博士永平初遷侍中祭酒十年拜太子少傅顯宗數訪問經術既而謦稱著聞弟子自遠至者著錄且萬人爲梁丘家宗（著於籍錄）十四年卒於官子勃傳興業位至張掖屬國都尉

戴憑字次仲汝南平輿人也習京氏易年十六郡舉明經徵試博士拜郎中時詔公卿大會羣臣皆就席憑獨立光武問其意憑對曰博士說經皆

如臣而坐居臣上是以不得就席帝即召上殿令與諸儒難說憑多所解釋帝善之拜爲侍中數進見問得失帝謂憑曰侍中當匡補國政勿有隱情憑對曰陛下嚴明臣下嚴憑曰伏見前太尉西曹掾蔣遵清亮忠孝學通古今陛下納虞受之訴遂致禁錮（論語孔子曰虞受之訴注云謂受人之訴辭虞之不深知其情核也）世以是爲嚴帝怒曰汝南子欲復黨乎憑出自繫廷尉有詔勑出後復引見憑謝曰臣無狀誤之節而有狂

韓詩外傳曰衛大夫魚病且死謂其子曰我數知蘧伯玉之賢而不能進彌子瑕不肖而不能退死不當居正堂殯我於側室足矣備君問其故子以父言聞於君君乃召蘧伯玉而貴之彌子

聚退之能殫於正堂成礼而後去 偷生苟活誠慙二聖朝帝即勑尚書解
遵禁錮拜憑虎賁中郎將坐不中兼領之正旦朝
賀百僚畢會帝令羣臣能說經者更相難詰義有
不通輒奪其席以益通者憑遂重坐五十餘席故
京師爲之語曰解經不窮戴侯中在職十八年卒
於官詔賜東園梓器錢二十萬時南陽魏滿字叔
牙亦習京氏易教授永平中至弘農太守
孫期字仲彧濟陰成武人也少爲諸生習京氏易
古文尚書家貧事母至孝牧豕於大澤中以奉養
焉遠人從其學者皆執經壟畔以追之里落化其
仁讓黃帝賊起過期里陌相約不犯孫先生舍都
舉方正遣吏齎羊酒請期期驅豕入草不顧司徒
黃琬特辟不行終於家建武中范升傳孟氏易以
授楊政而陳元鄭衆皆傳費氏易其後馬融亦爲
其傳融授鄭玄玄作易注荀爽又作易傳自是費
氏興而京氏遂衰
前書云濟南伏生名勝傳尚書授濟南張生及千乘
歐陽生前書字和伯歐陽生授同郡兒寬寬授歐陽生
之子世世相傳至曾孫歐陽高高字子陽爲尚書歐陽
氏學張生授夏侯都尉都尉名始昌始

昌傳族子勝爲大夏侯氏學三家皆立博士又魯人孔安國傳古文尚書授都尉朝（姓都尉名朝）朝授膠東庸譚爲尚書古文學未得立

歐陽歙字正思樂安千乘人也自歐陽生傳伏生尚書至歙八世皆爲博士歙既傳業而恭謙好禮讓王奔時爲長社宰（長社今許州縣也）更始立爲原武令世祖平河北到原武見歙在縣脩政遷河南都尉後行太守事世祖即位始爲河南尹封被陽侯（被陽故城在今淄州高苑縣西南）建武五年坐事免官明年拜揚州牧遷汝南太守推用賢俊政稱異迹九年更封夜侯（夜今兗州泗縣）歙在郡教授數百人視事九歲徵爲大司徒坐在汝南臧罪千餘萬發覺下獄諸生守闕爲歙求哀者千餘人至有自髡剔者平原禮震年十七聞獄當斷馳之京師行到河內獲嘉縣自繫上書求代歙死曰伏見臣師大司徒歐陽歙學爲儒宗八世博士而以臧咎當伏重辜歙門單子幼未能傳學身死之後永爲廢絕上令陛下獲殺賢之譏下使學者喪師資之益乞殺臣身以代歙命書奏而歙已死獄中（謝承書曰震字仲威光武嘉其仁義拜震郎中後以公事左遷淮陽王廐長歙掾

陳元上書追訟之言甚切至帝乃賜棺木贈印綬
賻縑三千匹子復嗣復卒無子國除濟陰曹曾字
伯山從歙受尚書門徒三千人位至諫議大夫子
祉河南尹傳父業教授又陳留陳含字叔明亦受
歐陽尚書於司徒丁鴻仕為虞長續漢書曰弇以尚書教授躬自耕種常有
黃雀飛來隨弁翔翔
牟長字君高樂安臨濟人也其先封牟春秋之末
國滅因氏焉長少習歐陽尚書不仕王莽世建武
二年大司空弘宋弘也特辟拜博士稍遷河內太守
坐貌曲不實免長自為博士及在河內諸生講學
者常有千餘人著錄前後萬人著尚書章句皆本
之歐陽氏俗號為牟氏章句復徵為中散大夫賜
告一歲卒於家子紆又以隱居教授門生千人肅
宗聞而徵之欲以為博士道物故在路死也案魏臺訪問言死者无復所能於事也
聞之先師物無此事也故事也高堂隆荅曰
宋登字叔陽京兆長安人也父由為太尉登少傳
歐陽尚書教授數千人為汝陰令政為明能號稱
神父遷趙相入為尚書僕射順帝以登明識禮樂
便持節臨太學奏定典律轉拜侍中數上封事抑
退權臣由是出為潁川太守市無二價道不拾遺

病免卒于家汝陰人配社祠之

張馴字子僊濟陰定陶人也少遊太學能誦春秋左氏傳以大夏侯尚書教授辟公府舉高第拜議郎與蔡邕共奏定六經文字擢拜侍中典領祕書近署甚見納異多因便宜陳政得失朝廷嘉之遷農初平中卒於官

尹敏字幼季南陽堵陽人也堵音者少爲諸生初習歐陽尚書後受古文兼善毛詩穀梁左氏春秋建武二年上疏陳洪範消災之術時出祖方草創天下未遑其事命敏待詔公車拜郎中辟大司空府帝以敏博通經記令校圖讖使蠲去崔發所爲王莽著錄次比前書王莽居攝三年廣饒侯劉京車騎將軍千人扈雲大保屬臧鴻奏符命京言神郡新井雲言巴郡石牛鳴言扶風雍石牛皆到未央宮之前殿臣與太保安陽侯舜等巴郡石牛鳴圖於石前文曰天告帝符獻者扶風雍石牛到圖於石前文曰天告帝符獻者視天風起塵冥風止得銅章泉圖於石前文曰天告帝符獻者封侯承天命用神龍騎都尉崔發等視說其後莽封發爲說符侯敏對曰讖書非聖人所作其中多近鄙別字頗類世俗之辭恐疑誤後生帝不納敏因其闕文增之曰君無口爲漢輔帝見而怪之召敏問其故敏對曰臣見前人增損圖書敢不自量竊幸萬一帝深非之雖竟不罪而亦以此沈滯與班彪親善每相遇

輒曰旰忘食夜分不寢旰晚也自以爲鍾期伯牙莊
周惠施之相得也說苑曰伯牙子鼓琴其友鍾子期聽之志在於山水子期皆知之子期死伯牙破琴絕絃終身不復鼓琴莊子曰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堊慢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盡堊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爲寡人爲之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之質死久矣自惠子之死吾無以爲質矣吾無與言之堊慢有所堊之也質質也後三遷長陵令永平五年詔書捕男子周慮慮素有名稱而善於敏敏坐繫免官及出歎曰脩龔黃之德行之有道者也何謂察察而遇斯患乎十二年除郎中遷諫議大夫卒於家

周防字偉公汝南汝陽人也父揚少孤微常脩逆旅杜預注左傳曰逆旅客舍也以供過客而不受其報防年十六仕郡小吏世祖巡狩汝南召掾史試經防尤能誦讀禮男子二十而冠自以年未成人故請去謁請也師事拜爲守丞防以未冠謁去徐州刺史蓋豫受古文尚書經明舉孝廉拜郎中撰尚書雜記三十二篇四十萬言太尉張禹薦補博士稍遷陳留太守坐法免年七十八卒於家子舉自有傳

孔僖字仲和魯國魯人也自安國以下世傳古文尚書毛詩曾祖父子建少遊長安與崔篆友善及篆仕王莽爲建新大尹莽改千乘國曰建信又改曰建新郡守曰大尹嘗勸子

建仕對曰吾有布衣之心子有裘氅之志各從所好不亦善乎道既乖矣請從此辭遂歸終於家僖與崔篆孫駟復相友善同遊大學習春秋因讀吳王夫差時事僖廢書歎曰若是所謂畫龍不成反爲狗者 夫差伐越敗之越王句踐乃以甲兵五千人棲於會稽使大夫種因吳太宰嚭而行成吳王將許之伍子胥諫曰今不滅後必悔之吳王不聽後句踐滅吳吳王曰吾悔不用子胥之言遂自剄死 駟曰然昔孝武皇帝始爲天子年方十八崇信聖道師則先王五六年間號勝文景 前書武帝年十七即位即位一年議立明堂安車蒲輪徵魯申公六年舉賢良班固贊曰以武帝之雄才大略不改文景之恭儉以濟斷人雖詩書所稱何以加茲也 及後恣已志其前之爲善 謂武帝末年好神仙祭祀之事征伐四夷連兵三十餘年又信巫蠱天下戶口減半人相食笑及舟車宮臚鐵也 僖曰

書傳若此多矣鄰房生梁郁儳和之曰 儳謂不正之言而儳對也 如此武帝亦是徇邪僖駟默然不對

禮記曰無儳言 儳音士鑒反

郁怒恨之陰上書告駟僖誹謗先帝刺譏當世事下有司駟詣吏受訊僖以吏捕方至恐誅乃上書肅宗自訟曰臣之愚意以爲凡言誹謗者謂實無此事而虛加誣之也至如孝武皇帝政之美惡顯在漢史坦如日月是爲直說書傳實事非虛謗也夫帝者爲善則天下之善咸歸焉其不善則天下之惡亦萃焉斯皆有以來政教未過而德澤有加言政

誅責也 且陛下即位以

致未有過失也天下所具也臣等獨何譏刺哉假使所非實是則固應悛改儻其不當亦宜含容又何罪焉陛下不推原大數深自爲計徒肆私忿以快其意臣等受戮死即死耳顧天下之人必回視易慮以此事闚陛下心自今以後苟見不可之事終莫復言者矣臣之所以不愛其死猶敢極言者誠爲陛下深惜此大業陛下若不自惜則臣何賴焉齊桓公親揚其先君之惡以唱管仲（国語曰魯莊公築臺以爲高位田狩畢戈不聽国政甲聖侮士而唯女是崇九妃六嬪陳妾數百食必梁肉衣必文繡戎士凍餒是以国家不日引不月長恐宗廟不除社稷不血食敢問爲此若何管子曰昔者聖王之理天下走人之居成人之事而慎用其六柄焉民人者勿使雜處雜處則其言咤其事易也）然後羣臣得盡其心公異哉臣恐有司卒然見構銜恨蒙枉不得自叙使後世論者擅以陛下有所方比寧可復使子孫追掩之乎謹詣闕伏待重誅帝始亦無罪僖等意及書奏立詔勿問拜僖蘭臺令史元和二年春帝東巡狩還過魯幸闕里以太牢祠孔子及七十二弟子（案史記達者七十二人）作六代之樂（黃帝曰雲門堯曰咸池舜曰大韶禹曰大夏湯曰大護周武曰大）大會孔氏男子二十以上者六十三人命儒者講論僖因自陳謝帝曰今日之會寧於鄉宗有

光榮乎對曰臣聞明王聖王莫不尊師貴道今陛下親屈萬乘辱臨敝里此乃崇禮先師增煇聖德至於光榮非所敢承帝大笑曰非聖者子孫焉有斯言乎遂拜僖郎中賜褒成侯損及孔氏男女錢帛詔僖從還京師使校書東觀冬拜臨賀令崔駰以家林筮之（崔筮所作易林也）謂為不吉止僖曰子盍辭乎僖曰學不為人仕不擇官凶吉由已而由卜乎在縣三年卒官遺令即葬二子長彥季彥並十餘歲父令舍墓而去心所不忍遂留華陰長彥好章句學季彥守其家業門徒數百人延光元年河西大雨雹大者如斗安帝詔有道術之士極陳變異乃召季彥見於德陽殿帝親問其故對曰此皆陰乘陽之徵也今貴臣擅權毋后黨盛陛下宜脩聖德慮此二者帝默然左右皆惡之舉孝廉不就三年卒四十七終於家初平帝時王莽秉政乃封孔子後孔均為褒成侯追謚孔子為褒成宣尼及莽敗失國建武十三年世祖復封均子志為褒成侯志卒子損嗣永元四年徙封褒亭侯損卒子曜嗣曜卒子完嗣世世相傳至獻帝初國絕（臣賢案獻帝後至魏封孔子二

十一葉孫羨爲崇聖侯晉封二十三葉孫震爲奉聖亭侯後魏封
二十七葉孫乘爲崇聖大夫太和十九年孝文幸魯親祠孔子廟
又改封二十八葉孫珍爲崇聖侯北齊改封三十一葉孫爲恭聖
侯周武帝平齊改封鄒國公隋文帝仍舊封鄒國公煬帝改封
爲紹聖侯貞觀十一年封夫子子孫德倫爲褒聖侯倫今見有
子爵

楊倫字仲理陳留東昏人也少爲諸生師事司徒
丁鴻習古文尚書爲郡文學掾更歷數將志乖於
時以不能人間事遂去職不復應州郡命講授於
大澤中弟子至千餘人元初中郡禮請三府並辟
公車徵皆辭疾不就後特徵博士爲清河王傅是
歲安帝崩倫輒弃官奔喪號泣闕下不絕聲閻太
后以其專擅去職坐抵罪順帝即位詔免倫刑遂
留行喪于恭陵服闋徵拜侍中是時邵陵令任嘉
在職貪穢因遷武威太守後有司奏嘉臧罪千萬
徵考廷尉其所牽染將相大臣百有餘人倫乃上
書曰臣聞春秋誅惡及本本誅則惡消振裘持領
領正則毛理今任嘉所坐狼籍未受辜戮猥以垢
身改典大郡自非案坐舉者無以禁絕姦萌往者
湖陸令張疊蕭令馳賢徐州刺史劉福等豐穢既
章咸伏其誅而狂狼之吏至今不絕者豈非本舉
之主不加之罪乎昔齊威之霸殺姦臣五人并及
舉者以弭謗讀當斷不斷黃石所戒（黃石公三略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

夫聖王所以聽僮夫匹婦之言者猶塵加嵩岱霧集淮海雖未有益不爲損也惟陛下留神省察奏御有司以倫言切直辭不遜順下之尚書奏倫探知密事激以求直坐不敬結鬼薪（結正其罪也鬼薪取薪以給宗廟三歲刑也）詔書以倫數進忠言特原之免歸田里陽嘉二年徵拜太中大夫大將軍梁商以爲長史諫諍不合出補常山王傅病不之官詔書勑司隸催促發遣倫乃留河內朝歌以疾自上曰有留死一尺無北行一寸刻頸不易九列（裂死也楚詞曰雖九死其猶未悔也）不恨匹夫所執彊於三軍（論語曰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固敢有辭帝乃下詔曰倫出幽升高（詩曰出于幽谷升于喬木）寵以藩傅稽留王命增止道路託疾自從苟肆狷志（狷狂狷也音絹）遂徵詣廷尉有詔原罪倫前後三徵皆以直諫不合既歸閉門講授自絕人事公車復徵遯逃不行卒於家（遯逃也）中興北海牟融習大夏侯尚書東海王良習小夏侯尚書沛國桓榮習歐陽尚書榮世習相傳授東京最盛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林同郡賈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鄭玄注解由是古文尚書遂顯于世

後漢書列傳卷第六十九上

唐章懷太子賢注

高詡
魏應
任末
薛漢
召馴
趙曄
董鈞
周澤
包咸
伏恭
景鸞
杜撫
楊仁
衞宏
鍾興

甄宇　樓望
程曾　張玄
李育　何休
服虔　穎容
謝該　許慎
蔡玄

前書魯人申公受詩於浮丘伯爲作訓詁是爲魯詩齊人轅固生亦傳詩是爲齊詩燕韓詩是爲韓詩三家皆立博士趙人毛萇傳詩是爲毛詩未得立

高詡字季回平原般人也（般音盤）曾祖父嘉以魯詩（滿反）授元帝仕至上谷太守父容少傳嘉學哀平間爲光祿大夫詡以父任爲郎中世傳魯詩以信行清操知名王莽篡位父子藏匿不仕莽世光武即位大司空宋弘薦詡徵爲博士建武十一年拜大司農在朝以方正稱十三年卒官賜錢及冢田

包咸字子良會稽曲阿人也（曲阿今潤州縣）少爲諸生受業長安師事博士右師細君（姓右師）末去歸鄉里於東海界爲赤眉賊所得遂見拘執

十餘日咸晨夜誦經自若賊異而遷之因住東海
立精舍講授先武即位乃歸鄉里大守黃讜署戶
曹史欲召咸入授其子咸曰禮有來學而無往教
禮記曰禮聞來學不聞往教也讜遂遣子師之舉孝廉除郎中建武
中入授皇太子論語又爲其章句拜諫議大夫侍
中右中郎將永平五年遷大鴻臚每進見錫以几
杖入舁不趨贊事不名經傳有疑輒遣小黃門就
舍即問顯宗以咸有師傳恩而表清高常特賞賜
珍玩束帛奉祿增於諸卿咸皆散與諸生之貧者
病篤帝親輦駕臨視八年年七十二卒於官子福

拜郎中亦以論語入授和帝
魏應字君伯任城人也少好學建武初詣博士受
業習魯詩閉門誦習不交僚黨京師稱之後歸爲
郡吏舉明經除濟陰王文學以疾免官教授山澤
中徒衆常數百人永平初爲博士再遷侍中十三
年遷大鴻臚十八年拜光祿大夫建初四年拜五
官中郎將詔入授千乘王伉應經明行修弟子自
遠方至著錄數千人肅宗甚重之數進見論難於
前特受賞賜時會京師諸儒於白虎觀講論五經
同異使應專掌難問侍中淳于恭奏之帝親臨稱

制如石渠故事明年出爲上黨太守徵拜騎都尉
卒於官
伏恭字叔齊琅邪東武人司徒湛之兄子也湛弟
黯字稚文以明齊詩改定章句作解說九篇位至
光祿勳無子以恭爲後恭性孝事所繼母甚謹少
傳黯學以任爲郎建武四年除劇令視事十三年
以惠政公廉聞青州舉爲尤異太常試經第一拜
博士遷常山太守敦脩學校教授不輟由是北州
多爲伏氏學永平二年代梁松爲太僕四年帝臨
辟雍於行禮中拜恭爲司空儒者以爲榮初父瞻

章句繁多恭乃省減浮辭定爲二十萬言在位九
年以病乞骸骨罷詔賜千石奉以終其身十五年
行幸琅邪引遇如三公儀建初二年冬肅宗行饗
禮以恭爲三老年九十元和元年卒賜葬顯節陵
下子壽官至東郡太守

壽字叔本蜀郡繁人也（繁縣故城在今益州新繁縣北）少習齊詩
遊京師教授十餘年友人董奉德於洛陽病亡末
乃朙推鹿車載奉德喪致其墓所由是知名爲郡
功曹辭以病免後奔師喪於道物故臨命勑兄子
造曰必致我尸於師門使死而有知魂靈不慙如

其無知得土而已造從之
景鸞字漢伯廣漢梓潼人也少隨師學經涉七州
之地能理齊詩施氏易兼受河洛圖緯作易說及
詩解文句兼取河洛以類相從名爲交集又撰禮
內外記號曰禮略又抄風角雜書列其占驗作興
道一篇及作月令章句凡所著述五十餘萬言數
上書陳救災變之術州郡辟命不就以壽終
薛漢字公子淮陽人也少習韓詩父子以章句著
名漢少傳父業尤善說災異讖緯教授常數百人
建武初爲博士受詔校定圖讖當世言詩者推漢
爲長永平中爲千乘太守政有異迹後坐楚事辭
相連下獄死弟子犍爲杜撫會稽澹臺敬伯鉅鹿
韓伯高最知名
杜撫字叔和犍爲武陽人也少有高才受業於薛
漢定韓詩章句後歸鄉里教授沈靜樂道舉動必
以禮弟子千餘人後爲驃騎將軍東平王蒼所辟
及蒼就國掾史悉補王宮屬未滿歲皆自劾歸時
撫爲大夫不忍去蒼聞賜車馬財物遣之辟太尉
府建初中爲公車令數月卒官其所作詩題約義
通學者傳之曰杜君法云

召馴字伯春九江壽春人也曾祖信臣元帝時爲少府前書信臣字翁卿爲南陽人父建武中爲卷令卷縣屬潁陽郡卷音丘圓反叔儻不拘小節馴少習韓詩博通書傳以志義聞鄉里號之曰德行恂恂召伯春累仕州郡辟司徒府建初元年稍遷騎都尉侍講肅宗拜左中郎將入授諸王帝嘉其義學恩寵甚崇出拜陳留太守賜刀劒錢物元和二年入爲河南尹章和二年代任隗爲光祿勳卒於官賜冢塋陪園陵孫休位至青州刺史

楊仁字文義巴郡閬中人也建武中詣師學習韓詩數年歸靜居教授仕郡爲功曹舉孝廉除郎太常上仁經卜博士上音時掌反下同仁自以年未五十不應舊科漢官儀曰博士限年五十以上上府讓選顯宗特詔補北宮衛士令漢官儀曰北宮衛士令一人秩六百石引見問當世政迹仁對以寬和任賢抑黜驕侈爲先又上便宜十二事皆當世急務帝嘉之賜以縑錢及帝崩時諸馬貴盛各爭欲入宮仁被甲持戟嚴勒門衛莫敢輕進者肅宗既立諸馬共譖仁刻峻帝知其忠愈善之拜什邡令今益州什邡縣也音十方寬惠爲政勸課掾史弟子悉令就學其有通明經術者顯表之右署右署上司或貢之朝由是

義學大興墾田千餘頃行凡喪去官後辟司徒桓
虞府掾有宋章者貪奢不法仁終不與交言同席
時人畏其節後為閬中令卒於官
趙曄字長君會稽山陰人也少嘗為縣吏奉檄迎
督郵曄恥於厮役遂弃車馬去到犍為資中（資中縣名今資州資陽縣）詣杜撫受韓詩究竟其術積二十年絕問不
還家為發喪制服曄卒業乃歸州召補從事不就
舉有道卒于家曄著吳越春秋詩細歷神淵蔡邕
至會稽讀詩細而歎息以為長於論衡（衡音邕）邕還京師
傳之學者咸誦習焉時山陽張匡字文通亦習韓
詩作章句後舉有道博士徵不就卒於家
衛宏字敬仲東海人也少與河南鄭興俱好古學
初九江謝曼卿善毛詩乃為其訓宏從曼卿受學
因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于今傳於世後從大
司空杜林更受古文尚書為作訓旨時濟南徐巡
師事宏後從林受學亦以儒顯由是古學大興光
武以為議郎宏作漢舊儀四篇以載西京雜事又
著賦頌誄七首皆傳於世中興後鄭衆賈逵傳毛
詩鄭玄作毛詩箋（箋薦也薦成毛義也張華博物志曰鄭注毛詩曰箋不解此意或云毛公嘗與北海相玄是鄭人故以為敬云）

前書魯高堂生漢興傳禮十七篇後瑕丘蕭奮以
授同郡后蒼蒼授梁人戴德及德兄子聖沛人慶
普（德字近君聖字次君普字孝公）於是德為大戴禮聖為小戴禮普
為慶氏禮三家皆立博士孔安國所獻禮古經五
十六篇及周官經六篇前世傳其書未有名家中
興已後亦有大小戴博士雖相傳不絕然未有顯
於儒林者建武中曹充習慶氏學傳其子褒遂撰
漢禮事在褒傳
董鈞字文伯犍為資中人也習慶氏禮事大鴻臚
王臨元始中舉明經遷廩犧令（前書平帝元始五年舉明經修官儀曰廩

犧令一人秩六百石）病去官建武中舉孝廉辟司徒府鈞
通古今數言政事永平初為博士時草創五郊祭
祀（續漢志曰永平中以禮儀議及月令有五郊迎氣因採元和中故事兆五郊于洛陽四方中兆在未壇皆三尺及宗
廟禮樂威儀章服輒令鈞參議多見從用當世稱
為通儒累遷五官中郎將常教授門生百餘人後
坐事左轉騎都尉年七十餘卒於家中興鄭衆傳
周官經後馬融作周官傳授鄭玄玄作周官注玄
本習小戴禮後以古經校之取其義長者故為鄭
氏學玄又注小戴所傳禮記四十九篇通為三禮焉
前書齊胡毋子都傳公羊春秋授東平嬴公嬴公

授東海孟卿子孟卿授魯人眭孟眭孟授東海嚴彭
祖魯人顏安樂彭祖為春秋嚴氏學顏安樂為春秋
顏氏學（前書彭祖字公子安樂字公羽孫安樂即眭孟卿子也）又瑕丘江公傳穀梁
春秋三家皆立博士梁大傳賈誼為春秋左氏傳
訓詁授趙人貫公
丁恭字子然山陽東緡人也（東緡今兗州金鄉縣）習公羊嚴氏
春秋恭學義精明教授常數百人州郡請召不應
建武初為諫議大夫博士封關內侯十一年遷少
府諸生自遠方至者著録數千人當世稱為大儒
太常樓望侍中承宮長水校尉樊儵等皆受業於

恭二十年拜侍中祭酒騎都尉與侍中劉昆俱在
光武左右每事諮訪焉卒於官
周澤字穉都北海安丘人也少習公羊嚴氏春秋
隱居教授門徒常數百人建武末辟大司馬府署
議曹祭酒數月徵試博士中元元年遷黽池令奉
公尅已矜恤孤羸吏人歸愛之永平五年遷右中
郎將十年拜太常澤果敢直言數有據爭後北地
太守廖信（廖音力救反）坐貪穢下獄沒入財產顯宗以
信臧物班諸廉吏唯澤及光祿勳孫堪大司農常
沖特蒙賜焉是時京師翕然在位者咸自勉勵堪

字子稚河南緱氏人也明經學有志操清白貞正愛士大夫然一豪未嘗取於人以節介氣勇自行王莽末兵革並起宗族老弱在營保間堪常力戰陷敵無所回避數被創刃宗族賴之郡中咸服其義勇建武中仕郡縣公正廉絜奉祿不及妻子皆以供賓客及爲長吏所在有迹爲吏人所敬仰喜分明去就嘗爲縣令謁府趨步遲緩門亭長譴堪堪御吏堪便解印綬去不之官後復仕爲左馮翊坐遇下促急司隸校尉舉奏免官數月徵爲侍御史再遷尚書令永平十一年拜光祿勳堪清廉果於從政數有直言多見納用十八年以病乞身爲侍中騎都尉卒於官堪行類於澤故京師號曰二稚十二年以澤行司徒事如眞澤性簡忽威儀頗失宰相之望數月復爲太常清絜循行盡敬宗廟嘗臥疾齋宮其妻哀澤老病闚問所苦澤大怒以妻干犯齋禁遂收送詔獄謝罪當世疑其詭激時人爲之語曰生世不諧作太常妻一歲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齋（漢官儀此下云一日不齋醉如泥）十八年拜侍中騎都尉後數爲三老五更建初中致仕卒於家

鍾興字次文汝南汝陽人也少從少府丁恭受嚴

氏春秋恭薦興學行高明光武召見問以經義
對甚明帝善之拜郎中稍遷左中郎將詔令定春
秋章句去其復重復音扶又音福重直龍反以授皇太子又使宗室
諸侯從興受章句封關內侯興自以無功不敢受
爵帝曰生教訓太子及諸王侯非大功邪興曰臣
師丁恭於是復封恭而興遂固辭不受爵卒於官
甄宇字長文北海安丘人也清靜少欲習嚴氏春
秋教授常數百人建武中爲州從事徵拜博士東觀
記曰建武中每臘詔書賜博士一羊羊有大小肥瘦時博士祭酒
議欲殺羊分肉又欲投鉤宇復平之宇因先自取其最瘦者由是
不復有爭訟後召會問瘦羊所在京師因以號之稍遷太子少傅卒於官傳業

子普普傳子承承尤篤學未嘗視家事講授常
數百人諸儒以承三世傳業莫不歸服之建初中
舉孝廉卒於梁相子孫傳學不絕

樓望字次子陳留雍丘人也少習嚴氏春秋操節
清白有稱鄉閭建武中趙節王栩光武叔父趙王良之子謚曰節聞其
高名遣使齎玉帛請以爲師望不受後仕郡功曹
永平初爲侍中越騎校尉入講省內十六年遷大
司農十八年代周澤爲太常建初五年坐事左轉
太中大夫後爲左中郎將教授不倦世稱儒宗諸
生著錄九千餘人年八十永元十二年卒於官門

生會葬者數千人儒家以爲榮

程曾字秀升豫章南昌人也受業長安習嚴氏春秋積十餘年還家講授會稽顧奉等數百人常居門下著書百餘篇皆五經通難又作孟子章句建初三年舉孝廉遷海西令卒於官

張玄字君夏河內河陽人也少習春秋顏氏兼通數家法建武初舉明經補弘農文學遷陳倉縣丞清淨無欲專心經書方其講問乃不食終日及有難者輒爲張數家之說令擇從所安諸儒皆伏其多通著錄千餘人玄初爲縣丞嘗以職事對府不

知官曹數吏白門下責之時右扶風琅邪徐業亦大儒也聞玄諸生試引見之與語大驚曰今日相遭(逢)逢遂請上堂難問極日後玄去官遭亂解矇矣

舉孝廉除爲郎會顏氏博士缺玄試策第一拜爲博士居數月諸生上言玄兼說嚴氏宣氏不宜專爲顏氏博士光武且令還署未及遷而卒

李育字元春扶風漆人也(漆縣今邠州永平縣)少習公羊春秋沈思專精博覽書傳知名大學深爲同郡班固所重固奏記薦育於驃騎將軍東平王蒼由是京師貴戚爭往交之州郡請召育到輒辭病去常避地

教授門徒數百頗涉獵古學嘗讀左氏傳雖樂文
采然謂不得聖人深意以為前世陳元范升之徒
更相非折（折難也音之舌反）而多引圖讖不據理體於是作
難左氏義四十一事建初元年衛尉馬廖舉育方
正為議郎後拜博士四年詔與諸儒論五經於白
虎觀育以公羊義難賈逵往返皆有理證最為通
儒再遷尚書令及馬氏廢（建初八年順陽侯馬廖子豫為步兵校尉坐投書恩諸豫免廖歸國見馬援傳）育坐為所舉免歸歲餘復徵再遷侍中卒於官
何休字邵公任城樊人也（樊縣故城在今兗州瑕丘縣西南）父豹少游
休為人質朴訥口而雅有心思精研六經世儒

及者以列卿子詔拜郎中非其好也辭疾而去不
仕州郡進退必以禮太傅陳蕃辟之與參政事蕃
敗休坐廢錮乃作春秋公羊解詁（博物志曰何休注公羊云何氏學有不解者或合曰休謙辭受學於師乃宣此義不尚於己此言為允也）覃思不闚門十有七年又
注訓孝經論語風角七分皆經緯典謨不與守文
同說又以春秋駁漢事六百餘條妙得公羊本意
休善屬篇與其師博士羊弼追述李育意以難二
傳作公羊墨守（言公羊之義不可攻如墨翟之守城也）左氏膏肓穀梁廢
疾當攻解又辟司徒鮑公表休道術深明宜待進
幄倖臣不悅之乃拜議郎屢陳忠言再遷諫議大

夫年五十四光和五年卒
服虔字子慎初名重又名祇後改爲虔河南滎陽
人也少以清苦建志入太學受業有雅才善著文
論作春秋左氏傳解行之至今又以左傳駁何休
之所駁漢事六十條舉孝廉稍遷中平末拜九江
太守免遭亂行客病卒所著賦碑誄書記連珠九
憤凡十餘篇
潁容字子嚴陳國長平人也長平縣故城在今陳州西北博學多通
善春秋左氏師事大尉楊賜郡舉孝廉州辟公車
徵皆不就初平中避亂荆州聚徒千餘人劉表

爲武陵太守不肯起著春秋左氏條例五萬餘言
建安中卒
謝該字文儀南陽章陵人也善明春秋左氏爲世
名儒門徒數百千人建安中河東人樂詳條左氏
疑滯數十事以問該皆爲通解之名爲謝氏釋行
於世魏略曰詳字文載少好李閏謝該善左氏傳乃從南陽步
涉請許從該問難諸要全左氏閒七十二事詳所撰出社
畿爲太守署詳文李祭酒黃初中徵拜博士十餘人文李多編又
不熟悉唯詳五業並授其或從質難不解詳无慍色以杖畫地牽
譬引類至忘寢食化仕爲公車司馬令以父母老託疾去官欲
歸鄉里會荆州道斷不得去少府孔融上書薦之
曰臣聞高祖創業韓彭之將征討暴亂陸賈叔孫

通進說詩書佳賈為大中大夫時時前說稱詩書者書十六篇高祖未嘗不稱善叔孫通為高祖制禮儀並見前書 光武中興吳耿佐命范升備宏脩述舊業故能文武並用成長久之計陛下聖德欽明同符二祖勞謙克運三年乃讌 史記高宗諒闇三年不言言乃讙 史記讙時靈帝崩後獻帝居諒闇初其車三千鴈彼飛集翰飛戾天注云方叔卿士命為將也治一王師雷臨也鴈急疾之貌也飛乃至天喻士卒至竟能深入攻敵 執鳥羣凶破殄始有褒弓卧鼓之次 毛詩曰載櫜弓矢褒所以盛弓言今大平櫜弓卧鼓不用征伐故須賢人也 宜得名儒典綜禮紀竊見故公車司馬令謝該體會史之淑性 曹參史魚 兼商偃之文學小商言偃也論語曰文學子游子夏 博通羣籍勤周覽古今物來有應事至不惑清白異行敦悅道訓求之遠近少有疇匹若乃巨骨出吳 史記曰吳伐越墮會稽得骨節專車吳使使問仲尼骨何者最大仲尼曰禹致羣神於會稽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僇之其節專車此為大也 隼集陳庭 史記曰有隼集于陳庭而死楛矢貫之石砮矢長尺有咫陳湣公使問仲尼仲尼曰隼來遠矣此肅慎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於是肅慎貢楛矢石砮長尺有咫先王以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試求之故府果得之 黃能入寢 左傳曰鄭子產聘于晉晉侯有疾韓宣子曰寡君寢疾於今三月矣今夢黃熊入於寢門其何厲鬼邪對曰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為黃能以入羽泉實為夏郊三代祀之晉為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 交有二首 左傳晉悼夫人食輿人之城杞者絳縣人或年長矣無子而往與於食有與疑年使之年曰臣小人也不知紀年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吏走問諸朝師曠曰魯叔仲惠伯會郤成子于承匡之歲也七十三年矣史趙曰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其日數也士文伯曰然則二万六千六百有六旬也杜注云亥字二畫非夫洽聞者莫識其端也

傷不疑定北闕之前前書昭帝時有男子成方遂詣北闕自
敢發言京兆尹雋不疑不疑後到叱從吏收縛或曰是非未可知不疑曰
諸君何患於衛太子乎昔蒯聵違命世奔輒距而不納春秋是之衛太
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來自詣比罪人也遂送下詔獄天子與
大將軍霍光聞而嘉之曰公卿大臣當用經術明於大義也夏
侯勝辯常陰之驗然後朝士益重儒術前書曰昌邑
勝當乘輿車前諫曰天久陰不雨臣下有謀上者陛下欲何之王怒
謂勝為妖言縛以屬吏吏白霍光是時光與張子孺謀欲廢王光讓
子孺以為世子孺實不知召問勝對
言在洪範光子孺以此益重儒術王嗣立數出
列間以父母老疾奔官欲歸道路險塞無由自致
猥使良士抱樸而逃踰越山河沈淪荊楚所謂往
而不反者也韓詩外傳曰山林之士為名故往而不
能反也朝廷之士為祿故入而不能出後日當重
饋樂以釣由余剋像以求傅說豈不煩哉史記曰由
余北狄晉

人也亡入戎能晉言聞繆公賢故使由余觀秦繆公示以宮室
積聚由余曰使鬼為之則勞神矣使人為之亦苦矣繆公退而問
內史廖曰孤聞鄰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由余寡人之害將奈
何廖曰戎王處僻未聞中國之聲君試遺以女樂以奪其志為由
余請以疏其間留而莫遣以失其期戎王怪之必疑由余君臣有
間乃可慮也乃令內史廖以女樂二八遺戎王戎王受而說之由
余數諫不聽繆公又數使人間要由余由余遂去降秦臣愚以為可推録所在召該
令還楚人止孫卿之去國劉向孫卿子後序所論孫卿事
曰卿名況趙人也楚相春申君
以為蘭陵令或謂春申君曰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孫卿賢者
今與之百里地楚其危乎春申君謝之孫卿去之趙後客或謂春
申君曰伊尹去夏入殷殷王而夏亡管仲去魯入齊魯弱而齊彊
故賢者所在君尊國安今孫卿天下賢人何去之國其不安乎春
申君使人聘孫卿乃還復為蘭陵令漢朝追匡衡於平原前書匡衡為平原
薦之於車騎將軍史高曰衡材智有餘經學絕倫但以無階朝廷
故隨牒在遠方將軍試召置幕府貢之朝廷必為國器高然其言
辟衡為議曹史薦衡於帝帝以為郎中儒貴學惜失賢也書奏詔即

徵還拜議郎以壽終

建武中鄭興陳元傳春秋左氏學時尚書令韓歆上疏欲爲左氏立博士范升與歆爭之未決陳元上書訟左氏遂以魏郡李封爲左氏博士後羣儒駮固者數廷爭之及封卒光武重違衆議而因不復補許愼字叔重汝南召陵人也性淳篤少博學經籍馬融常推敬之時人爲之語曰五經無雙許叔重爲郡功曹舉孝廉再遷除洨長卒于家洨音侯交反初愼以五經傳說臧否不同於是撰爲五經異義又作說文解字十四篇皆傳於世

蔡玄字叔陵汝南南頓人也學通五經門徒常千人其著錄者萬六千人徵辟並不就順帝特詔徵拜議郎講論五經異同甚合帝意遷侍中出爲弘農太守卒官

論曰自光武中年以後干戈稍戢專事經學自是其風士篤焉其服儒衣稱先王儒服爲章甫之冠縫掖之衣也禮記曰言必則古昔稱先王遊庠序聚橫橫又作黌塾者蓋布之於邦域矣若乃經生所處不遠萬里之路經生謂博士也就之者不以萬里爲遠而至也精廬講讀之舍贏糧動有千百精廬講讀贏糧負也其耆名高義開門受徒者編牒不下萬人皆專相傳祖莫或訛

雜至有分爭主庭樹朋私里繁其章條穿求崖穴
以合一家之說故楊雄曰今之學者非獨爲之華
藻又從而繡其鞶帨帨佩巾也音盤帨音稅夫書理無二義歸有宗而碩學之徒莫
之或徙無二專一也故通人鄙其固焉又雄所謂譊譊之
學各習其師也亦法言之文也譊讀如饒音女交反且觀成名高第終能
遠至者蓋亦寡焉而于滯若是矣然所談者仁義
所傳者聖法也故人識君臣父子之綱家知違邪
歸正之路自桓靈之閒君道秕僻秕穀不成也以喻政化之惡也朝綱
日陵國隙屢啓陵陵遲也自中智以下靡不審其崩離
而權彊之臣息其闚盜之謀謂閻忠勸皇甫嵩令推亡漢而自立嵩不從其言
豪俊之夫屈於鄙生之議者謂董卓欲大起兵鄭泰止之卓從其言人誦
先王言也下畏逆順勢也言政化雖寬而朝父不傾危者以經籍道行下人懼逆順之勢至如張溫乞弔黃巾之徒功定天下之半聲馳四
海之表俯仰顧眄則天業可移猶蹋朔昏主之很狠折礼之命散成兵就縄約而無悔心昏主謂獻帝也札簡
世行簡而召亡不勞重命也縄約猶拘制也謂溫及黃巾並被徵而就拘制也暨乎剥橈自極人神
數盡易大過卦曰棟橈凶棟橈折也極終也言漢祚自終人神之數盡橈音女教反然後羣英乘其運
世德終其祚羣英謂袁術曹操之屬代德終其祚謂曹丕即位廢獻帝爲山陽公自殷至堯十四年以喻終跡
妄瀆之所由致而能多歷年所者斯豈非學之效

乎 謂尊也言由有儒學故能長久也故先師垂典文褒勵學者之功篤矣切矣不涌春秋至乃比於殺逆其將有意乎史記曰為人君父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人臣子不通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弒誅死之罪也贊曰斯文未墜亦各有承論語曰天之將喪斯文也言斯文未墜陵遲故學者分門各自承襲其家業也塗分流別專門並興猜踈殊會通闕相徵一聖不復作起則泉原混濁誰能澄之

後漢書列傳卷第六十九下

列傳第七十上 文苑上

唐章懷太子賢注

范曄 後漢書八十

杜篤 王隆

夏恭 傅毅

黃香 劉毅

李尤 蘇順

劉珍 葛龔

王逸 崔琦

邊韶

杜篤字季雅京兆杜陵人也高祖延年宣帝時為

御史大夫 前書延年字幼公周之子也爲御史大夫延年居父官府不敢當舊位卧坐皆易其處也篤少博學不修小節不爲鄉人所禮居美陽與美陽令遊數從請託不諧頗相恨令怒收篤送京師會大司馬吴漢薨光武詔諸儒誄之篤於獄中爲誄辭最高帝美之賜帛免刑篤以閑中表裏山河先帝舊京不宜改營洛邑乃上奏論都賦曰臣聞知而復知是爲重知韓詩外傳曰知者知其所知乃爲知矣臣所欲言陛下已知故略其梗概梗概猶粗略也不敢具陳昔殷庚去奢行儉於亳帝王紀曰殷庚以耿在河北迫近山川自祖辛以來奢淫不絶殷庚乃南度河徙都於亳亳人咨嗟相怨不欲遷乃作書三篇以告之成周之隆乃即中洛周成王就土中都洛陽也遭時制都不常厥邑尚書曰不常厥邑于今五遷賢聖之慮蓋有優劣霸王之姿明知相絕守國之勢同歸異術或弃去阻阸務處平易淮南子曰武王克紂欲築宮於五行之山周公曰不可夫五行之山固塞險阻之地使我德能薄之則天下納其貢職者固矣使我有暴亂之行則天下之伐我也高誘注云明周公恃德不恃險也或據山帶河并吞六國謂秦也或富貴思歸不顧見龍襲或掩空擊虚自蜀漢出韓生勸項羽都關中羽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乃歸都彭城而高祖自蜀漢出龍擊之也見前書即日車駕策由一卒前書戍卒婁敬說高祖都關中即日車駕西都長安或知而不從久都境埔謂光武父都洛陽也境埔薄地也前書張良曰洛陽田地薄四面受敵境音苦交反埔音苦角反臣不敢有所據窮見司馬相如楊子雲作辭賦以諷王上臣誠慕之伏作書一篇名曰論都謹并封奏如左皇帝以

建武十八年二月甲辰升輿洛邑巡于西岳（光武紀曰甲寅西巡狩）推天時順斗極（楊雄長楊賦曰順斗極運天關極運轉而行也）排閶闔入函谷（閶闔天門也函谷故關在今洛州新安縣也）觀陂於崤黽圖險於隴蜀（圖猶規度也）其三月丁酉行至長安經營宮室傷愍舊京即詔京兆廼命扶風齋肅致敬告觀園陵悽然有懷祖之思（懷思也）喟乎以思諸夏之隆（喟歎聲）遂天旋雲遊造舟于渭北放溮流（爾雅曰天子造舟造並也以舟相並而濟也放舟度也音胡郎反方言關而東或謂舟曰舟度也為舫說文放字在方部今流俗不解遂與杭字相亂者誤也）千乘方轂萬騎騈羅衍陳於岐梁東橫乎大河（衍布也橫絕流度也楚辭曰橫人江兮揚舲也）登石土（瘞埋也謂埋牲幣也爾雅曰祭地曰瘞埋石土祠在今蒲州汾陰縣北也）禮部郊甘泉祭天所也在邠地之郊其歲四月反于洛都明年有詔復廢於長安脩理東都城門（長安外城門東面北頭第一門也）橋溮渭函谷關作大駕宮（大駕見儒林傳大駕宮即天子行幸也）六王邸高車往往繕離觀東臨霸滻西望昆明北登長平（長平坂名也在逝陽宮南也）規龍首撫未央覩平樂儀建章（龍首山名蕭何於其上作未央宮撫巡也或云撫亦模其字從木視視也音麥平樂觀名建章宮名並在城西謂光武規模而修理也）是時山東翕然狐疑意聖朝之西都懼關門之反拒也（恐西都置關所以拒外山東也）客有為篤言彼垹井之潢汙固不容夫吞舟（垹井喻小也莊子曰垹井之蛙謂東海之鼈曰吾樂與井水也吞舟大魚也賈誼曰彼尋常之汗瀆豈容夫吞舟之魚）且洛邑之湻澶曷足以居乎萬乘哉（楊雄甘泉賦曰梁弱水之濊濊鼎鼎小貌也湻音天

鼎反潛音烏迥反咸陽守國利器不可久虛以示兹萌老子曰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篤未甚然其言也故因爲述大漢之崇崇高也盛也世據靡州之利而今國家未暇之故以喻客意喻曉也曰昔在強秦麥初開畔畔疆界也霸自岐靡國富人衍卒以并兼桀虐作亂衍饒也音以戰反桀虐如桀之無道也天命有聖託之大漢大漢開基高祖有勳斬白蛇也黑雲前書高祖斬大蛇有一老嫗夜哭曰吾子白帝子今赤帝子斬之故曰白蛇又呂后曰季所居上常有雲氣聚五星於東井提干將而呵暴秦高祖初至霸上五星聚東井干將劍名也高祖曰吾提三尺劍取天下踰滄海跨崑侖楊雄長揚賦曰攀巨海兮捫昆侖此言踰跨喻遠大也旄彗光埽項軍彗星者所以除舊布新也故曰埽遂濟人難蕩滌于泗沂項羽都彭城泗水沂水近彭城也

蕩滌謂誅之也劉昫建策初都長安解見班固傳太宗承流守之以文大宗文帝也繼體之君以文德守之躬履節儉偃身行仁食不二味衣無異采賑人以農桑率下以約已曼麗之容不悅於目鄭衛之聲不過於耳曼美也佞邪之臣不列於朝巧僞之物不鬻於市禮記曰用器不中度不鬻於市不鬻於市姦色亂正色不鬻於市也故能理外平而刑幾措富衍於孝景功傳於後嗣前書景帝時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都內之錢貫朽而不可校也是時孝武因其餘財府帑之蓄始有鉤深圖遠之意探冒頓單于之罪前書冒頓殺其父頭曼單于爲書言使遺高后曰孤僨之君生於沮澤之中長於平野牛馬之域數至邊境願遊中國陛下獨立孤僨獨居兩主不樂無以自娛願以所有易其所無校平城之讎校報也冒頓單于圍高祖於平城七

日故報之也 **逐命票騎** 票騎將軍霍去病號也 **勤任衛青** 青爲大將軍霍去病舅也 **勇推鷹揚軍如流星** 毛詩曰時惟鷹揚注云如鷹之飛揚也長楊賦曰遂獵乎王庭 **席卷漠北叩勒祁連** 漠沙漠也祁連匈奴中山名也叩擊也勒謂銜勒也 **橫分單于屠裂百蠻** 百蠻東夷狄之揔稱也 **深之焆罽帳** 罽毛布也 **繫閼氏** 單于妻號也 **獲昆彌** 昆彌西域國也 **虜儼僎** 方言僎養馬人也字書僎音眞字書作儼音同 **驅騾驢馲宛馬** 騾音離匈奴有左右鹿蠡王前後骨都侯諸大將各萬騎西域國名也 **釘鹿蠡** 蠡音離匈奴有左右鹿蠡王前後骨都侯諸大將各萬騎 **烯康居奇** 康居西域國也居音渠 **椎鳴鏑** 前書曰冒頓作鳴鏑今之髐箭也 **珍奇** 書作琛 **拓地萬里威** 威張挾敦煌也 **并域匱國** 匱音決駃音蹄 **斬首虜過當** 駃馬也生十日而超其母也 **捐八荒肇置四郡據守敦煌** 四郡謂酒泉武威張掖敦煌也

一郡領方 并西域以屬國都尉主之以敦煌一郡部領西方也 **立候隃北建護西羌** 楊雄解嘲曰西北一候孟康注云敦煌王門關候也置護羌校尉以主西羌 **捶驅氐棘寥狼邛莋** 捶擊也寥狼猶擊攘也氐棘邛莋並西南夷號 **東攏烏桓蹂轔濊貊** 字書攏亦摩字北音摩方言云摩滅也蹂踐也轔轢也音吝濊貌東夷號也 **南羈鈎町水劒強越** 羈係也鈎町西南夷北水劒謂戈船將軍等下水誅南越也鈎町音劒挺 **殘夷文身海波沫血** 殺梁傳曰越人被髮文身沫血水沫如血 **郡縣日南漂檄朱崖** 武帝元鼎六年平南越以爲南海蒼梧桂林合浦交阯九眞日南珠崖儋耳九郡漂檄謂擊近之也前書音義曰珠崖言珠崖此作朱古字通茂陵書曰昧崖郡都郎曠去長安七千三百里曠音審 **部尉東南兼有黃支** 楊雄解嘲曰東南一尉孟康注云會稽東部都尉也前書曰蠻雕題交阯鄭玄注曰謂刻其身以丹青涅之也王逸注楚詞曰雕畫也題額也 **連緩耳鐫雕題** 緩耳耳下垂即儋耳也禮記曰南方 **摧天督** 即天竺國也 **窒象**

犀犀蜂蛤碎瑁瑇瑁取其甲也犀殘也蛤龜大龜瑁之屬蜀亦瑇瑁形似龜出南海甲請反
掩妻之屬蜀地衣裘褐比狄也共川鼻飲之國前書賈捐之曰駱越之俗父子同川而浴相習以鼻飲也莫不想跣稽顙失氣虜伏貌恐懼如奴虜之伏也非夫大漢之盛世藉靡士之饒得御外理內之術孰能致功若斯故創業於高祖嗣傳於孝惠德隆於太宗財衍於孝景威盛於聖武政行於宣元後極於成哀祚缺於孝平傳世十一歷載三百高祖至平帝十一代歷涉也合二百十四年此言三百者謂出二百年涉三百年也德衰而復盈道微而復章謂呂氏亂而文帝立昌邑廢而宣帝中興也皆莫能遷於靡

州而背於咸陽宮室寢廟山陵相望高顯弘麗思可榮義農已來無茲著明夫靡州本帝皇所以育業周始祖后稷封邰公劉居豳大王居岐文王居酆武王居鎬並在關中故曰育業也霸王所以衍功戰士角難之場也衍廣也奉都關中也禹貢所載厥田惟上尚書靡州厥田上上沃野千里原隰彌望保殖五穀桑麻條暢濱據南山帶以涇渭號曰陸海蠢生萬類濱近也前書都涇渭之南此謂東方朔曰鄠鎬之間號天下陸海之地也梗枏檀柘蔬果成實畎瀆潤淤水泉灌溉說文曰淤澱滓也顧野王曰今水中泥草也漸澤成川粳稻陶遂薛君注韓詩曰陶暢也遂生也爾雅曰厥土之膏敢價一金前書東方朔曰鄠鎬之間號為土膏其價畝一金一金一斤金也田田相如錯鑿株林相如言地皆沃美相類也廣雅曰錯推也音甫來反謂蒼云錯

鍾也謂以鍾鑱去林木之株蘖也 火耕流種功淺得深 以火燒所伐林木引水既之而布種 西臨西被隴蜀南通漢中比據谷口東阻嶔巖 谷口在今雲陽縣嶔巖謂崎嶇也嶔音吟 關函守嶢山東道窮 函函谷關也嶢謂嶢山之西嶢音堯 置列汧隴靡偃西戎 靡音拂 拒守褒斜嶺南杜口絕津朔方無從 杜塞谷口絕黃河之津 鴻渭之流徑入于河大舩萬艘轉漕相過東綜滄海西綱流沙朔南暨聲諸夏是和 尚書曰朔南暨聲教洽云朔北方也 城池百尺阨塞要害關梁之險多所裨帶 裨帶衣服之要故以喻之 一卒舉礮千夫沈滯 礮石也前書匈奴乘隅下礮石音力對反 一人奮戟三軍沮敗 沮壞也

津關大山石塞龍蛇蟠聳笮居土腸 笮音昨 道阻且長羊腸九回 羊腸坂道名在今潞州壺關縣東北上黨記曰羊腸坂道盤紆經歷千里 一人守險千人弗敢過也 地埶便利介冑剽悍可爲贍腰 尚書曰簣十有二州謂雍梁荊豫徐揚青兗幽并營也雍州曰第一故曰膽腰今流俗比地之良沃者爲贍也 用霸則兼并 謂秦并六国也 修文則財衍行武則士要 修文德則財產富衍若用武則士皆奮勵而要功也 先據則功殊 高祖先入關功爲諸侯最 守則難誅 地險固故難誅也 進攻則百剋退 退忍淵囿篡器慢違 偷忍猶盜竊也淵囿謂秦中 及亡新時漢之衰偷忍卒危 卒音倉忽反 徒以埶便莫能卒危也 假之十八誅自京

師蔡君謨位十八年公寘就始斬之也 天畀更始不能弓維畀與也言更始不能持其紀維故致敗亡所破也 海內雲擾諸夏滅微羣龍並戰未知是非赤伏符曰四夷雲擾龍鬬于野易曰龍戰于野謂更始敗後劉永張步等重起未知受命者爲誰也 下時聖帝赫然申威荷天人之符兼不世之姿聖帝光武也天人符謂彊華自關中持赤伏符也前書曰王吉上跡曰欲化之主不代出言有時而出難常遇也 受命於皇上獲助於靈祇皇上謂天也尚書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人靈祇謂呼池水又白及老父等也 立號高邑搴旗四麾如虓虎注云虎之怒虓然也虓音況袁反 罷如豹如螭杜預注左傳曰螭山神獸形也虓音乎交反 師之奇策之臣運籌出奇前書陳平從高祖定天下凡六出奇計以此鄧禹馮異吳漢耿弇等也 虓怒之旅如虎如螭詩曰

彼向無不靡披蓋夫燔魚剸鼓莫之方斯尚書大傳文太子發升舟中流白魚入於王舟三跪取出以燎羣公咸曰休哉鄭玄注云燔魚以祭變礼也剸割也音之兗反謂高祖斬蛇也 大呼山東響動流沙要龍淵首鎭邪龍淵劒名見韓詩傳說文鎭卿大戰也音莫邪亦謂建之於首也吳越春秋有莫邪劒義與此不同也 命騰太白親發狠弧騰馳也太白天之將軍狼弧星名也史記曰天狼弧矢均注演孔圖曰狼爲野將用兵象也合誠圖曰弧主司兵弓矢 南禽公孫北背強胡西平隴冀東據洛都乃廓平帝宇濟蒸人於塗炭成兆庶之亹亹遂興復乎大漢尒雅曰亹亹勉也易曰成天下之亹亹 今天下新定矢石之勤始瘳瘳差也 而主上方以邊垂爲憂忽鼓萌之不柔楊子雲甘泉長楊賦事意此蔑即遐也時蜀郡守將史歆及文阯徼外反虜并力入

國故故云忽
其柔也 未遑於論都而遺思靡州也遺猶留也方郭
勞聖思以率海內厲撫名將略地疆外信威於征
伐展武乎荒裔信讀曰申若夫文身鼻飲綏耳之王推
結左衽鏤鍋之君結音髻前書尉佗椎結箕踞注云如今兵士推頭髻也孔子曰微管仲五貝被髮之
名未詳形制鍋音牛于反埤蒼曰鍋鍑也案今東狄好穿耳以垂金
寶墜穿此垂謂夷狄之君長也 東南殊俗不羈之國西北絕域難制
之鄰靡不重譯納貢請爲藩臣上猶謙讓而不代
勤前書司馬相如曰上猶謙讓而未創也 意以爲獲無用之虜不如安有
益之民略荒裔之地不若近而存存也 遠救於已亡不若近而存存也易曰成性
存存也 今國家躬脩道德吐惠含仁湛恩沾洽時風顯宣前書司馬
相如難蜀父老曰湛恩汪濊音沈易通卦驗曰異氣退則時風不至萬物不成冬至廣莫風至立春條風至春分明庶風至立夏清明
風至夏至景風至立秋涼風至秋分閶闔風至立冬不周風至也 徒垂意於持平守實務在
愛育元元苟有便於王政者聖主納焉何則物罔
挹而二損道無隆而不移陽盛則運陰滿則虧亏淮南
子曰孔子觀桓公之廟有器焉謂之宥坐孔子曰善哉乎得見此器顧曰弟子取水注之中則正其盈則覆孔子造然革容
曰善哉持盈者乎子貢在側曰請問持盈曰挹而損之曰何謂挹
而損之曰夫物盛而衰樂極而悲日中而移月盈而虧是故聰明
睿智守之以愚多聞博辯守之以儉武力毅勇守之以畏富貴廣
大守之以陋德施天下守之以讓此五者先王所以守天下而弗
失也故存不忘亡安不諱危雖有仁義猶設城池也
易曰君子存不忘亡安不忘危也 客以利器不可久虛而國家亦不

忘乎西都何必去洛邑之淳潛與篤篤後仕郡文學掾以目疾二十餘年不關京師篤之外高祖破羌將軍辛武賢以武略稱前書武賢狄道人爲破羌將軍以勇武稱左將軍慶忌之父篤常歎曰杜氏文明善政而篤不任爲吏謂杜周及延年並以文法著名也辛氏秉義經武而篤又怯於事外內五世至篤衰矣女弟適扶風馬氏建初三年車騎將軍馬防擊西羌請篤爲從事中郎戰沒於射姑山所著賦誄弔書讚七言女誡及雜文凡十八篇又著明世論十五篇子碩豪俠以貨殖聞

王隆字文山馮翊雲陽人也王莽時以父任爲鄧

後避難河西爲竇融左護軍建武中爲新汲令鄧屬蜀頴川郡故城在今許州扶溝縣西也能文章所著詩賦銘書凡二十六篇初王莽末沛國史岑子孝亦以文章顯莽以爲謁者著頌誄復神說疾凡四篇岑一字孝山著出師頌

徒常千餘人王莽末盜賊從橫攻沒郡縣恭以恩信爲衆所附擁兵固守獨安全光武即位嘉其忠果召拜郎中再遷大山都尉和集百姓甚得其歡心恭善爲文著賦頌詩勵學凡二十篇年四十九卒官諸儒共誄曰宣明君子牙少習家業著賦頌

讚誄凡四十篇舉孝廉早卒鄉人號曰文德先生
傳毅字武仲扶風茂陵人也少博學永平中於平
陵習章句因作迪志詩曰咨爾庶士迨時斯勗迨及也勗勉也日月逾邁豈云旋復尚書曰日月逾邁逾過也邁行也言日月之過往不可復還也
哀我經營旅力靡及旅陳也言已欲經營仁義之道然非陳力之所能及也在茲
弱冠靡所庶立禮記曰年二十曰弱冠言已在弱冠之歲無所庶幾成立也於赫我祖
顯于殷國謂傳說也二迹阿衡克光其則阿倚衡平也言依倚之以取平也謂伊尹也高宗命傳說曰爾尚明保予罔俾阿衡專美有商武丁興故曰二迹也言傳說功比伊尹而能光大其法則也
商伊宗皇士武丁殷王高宗也伊惟宗尊也詩曰思皇多士皇美也言武丁所以能興殷者惟尊皇美之士謂傅說爰作股肱萬邦是紀弈世載德迄我顯考易曰德積

載載重也保膺淑懿繽修其道繽紛也漢之中葉俊乂式
序秩彼勃宗光此勳緒中葉謂宣帝中興秩序也言漢代序勃高宗用傅說之事光大其勳功而用其緒胤也謂傅介子以軍功封義陽侯傅喜論議正直爲大司馬封高武侯傳曼爲孔鄉侯傳商爲汝昌侯建武中傳後爲昆陽侯也伊余小子穢陋靡逮懼我世烈自茲以墜誰
能華濁清我濯溉毛詩曰誰能執熱逝不以濯此言誰能華易我之濁而以清泉洗濯我也言誰
誨我博學爰率朋友尋此舊則契闊夙夜庶不懈
忒詩云與子契闊契闊謂辛苦也懈惰也忒差也秩秩大猷聖人謨之秩秩美也猷道也勤勵則不能昭明其道不專一則不能深測昭晰壹匪測詩大雅烝民也式法也言美哉乎大道可以綱紀衆法若農夫不怠越有黍稷尚書曰若農服田力穡乃

亦有秋情農自安
乃其罔有黍稷也 誰能云作考之居息 考成也言誰能有所作而居息閑暇可能成者言必須勤之也 二事敗業多疾我力 二事謂事不專一也疾害也言爲事不專則多害其力也 如彼遹徵則罔所極 遹循也如循長路則不知所終極也 志不專一徒煩勞於我心 如彼兼聽則溷於音 聿辭也溷亂也 心兼聽衆聲則音亂 二志靡成聿勞我心 於戲君子無恒自逸 徂年如流 鮮玆暇日 人當自勉脩德義專志勤學不可自放逸年之過往如流言其速也 少有閑暇之日也 行邁靡至 行邁之人屢稅駕停止何能有所至也言當自勗不可中廢也 密勿朝夕聿同始卒 毛詩曰密勿勉也聿循也卒終也言朝夕黽勉終始如一也 毅以顯宗求賢不篤士多隱處故作七激以爲諷建初中肅宗博召文學之士以毅爲蘭臺令史拜郎中

班固賈逵共典校書毅追美孝明皇帝功德最而頌未立乃依清廟作顯宗頌十篇奏之 清廟詩周頌篇名序文王之德也 由是文雅顯於朝廷車騎將軍馬防外戚尊重請毅爲軍司馬待以師友之禮及馬氏敗免官歸永元元年車騎將軍竇憲復請毅爲主記室崔駰爲王簿及憲遷大將軍復以毅爲司馬班固爲中護軍憲府文章之盛冠於當世毅早卒著詩賦誄頌祝文七激連珠凡二十八篇

黃香字文彊江夏安陸人也年九歲失母思慕憔悴不免喪 免喪終喪 鄉人稱其至孝年十二太守劉

護聞而召之署門下孝子甚見愛敬香家貧內無
僕妾躬執苦勤盡心奉養遂博學經典究精道術
能文章京師號曰天下無雙江夏黃童初除郎中
元和元年肅宗詔香詣東觀讀所未嘗見書香後
告休及歸京師時千乘王冠千乘貞王伉章帝子也冠謂二十加冠也帝會
中山邸乃詔香殿下顧謂諸王曰此天下無雙江
夏黃童者也左右莫不改觀後召詣安福殿言政
事拜尚書郎數陳得失賞賚增加常獨止宿臺上
晝夜不離省闥帝聞善之永元四年拜左丞功滿
當遷和帝留增秩六年累遷尚書令後以爲東郡
太守香上疏讓曰臣江淮孤賤愚矇小生經學行
能無可筭錄遭值大平先人餘福謝承書香代爲冠族葉令況之子也
得以弱冠特蒙徵用連偕累任遂極臺閣訖無繼
介稱報恩効死誠不意悟卒被非望顯拜近郡尊
位千里臣聞量能授官則職無廢事因勞施爵則
賢愚得宜臣香小醜少爲諸生典郡從政固非所
堪誠恐矇頓孤忝聖恩又惟機密端首至爲尊要
謂尚書令復非臣香所當久奉承詔驚惶不知所裁臣
香年在方剛適可驅使論語曰及其壯也血氣方剛言少壯也願乞餘恩
留備凡官賜以督責小職任之官臺煩事以畢臣

香蠭蟻小志誠瞑目至願土灰極榮帝亦惜香幹
用久習舊事復留爲尚書令增秩二千石賜錢三
十萬是後遂管樞機甚見親重而香亦祗勤物務
憂公如家十二年東平清河奏訞言卿仲遼等所
連及且千人香科別據奏全活甚衆每郡國疑罪
輒務求輕科愛惜人命每存憂濟又曉習邊事均
量軍政皆得事宜帝知其精勤數加恩賞疾病存
問賜醫藥在位多所薦達寵遇甚盛議者譏其過
倖延平元年遷魏郡太守郡舊有內外園田常與
人分種收穀歲數千斛香曰田令商者不農王制
仕者某耕 玉制曰上農夫食九人下士 伐冰食祿之人不與
 視上農夫祿足以代耕也
百姓爭利 伐冰解見馮衍傳 乃悉以賦人課令耕種時被水
年飢乃分奉祿及所得賞賜班贍貧者於是豐富
之家各出義穀助官廩貸其民獲全後坐水潦事
免數月卒於家所著賦牋奏書令凡五篇子瓊自
有傳

劉毅北海敬王子也初封平望侯 平望縣屬北海郡 永元中
坐事奪爵毅少有文辯稱元初元年上漢德論并
憲論十二篇時劉珍鄧耽尹兌馬融共上書稱其
美安帝嘉之賜錢三萬拜議郎

李尤字伯仁廣漢雒人也少以文章顯和帝時待中賈逵薦尤有相如楊雄之風召詣東觀受詔作賦拜蘭臺令史稍遷安帝時為諫議大夫受詔與謁者僕射劉珍等俱撰漢記後帝廢太子為濟陰王尤上書諫爭順帝立遷樂安相年八十三卒所著詩賦銘誄頌七歎哀典凡二十八篇尤同郡李勝亦有文才為東觀郎著賦誄頌論數十篇

蘇順字孝山京兆霸陵人也和安聞以才學見稱好養生術隱處求道晚乃仕拜郎中卒於官所著賦論誄哀辭雜文凡十六篇時三輔多士扶風曹

衆伯師亦有才學著誄書論四篇 三輔決錄注曰衆與鄉里蘇順文會相向

馬季長並遊官唯衆不遇以壽終于家

又有曹朝不知何許人作漢頌

四篇

劉珍字秋孫 諸本時有作秋孫者其人名珍與秋義相扶而作秋者多也 一名寶南陽蔡陽人也少好學永初中為謁者僕射鄧太后詔使與校書劉騊駼馬融及五經博士校定東觀五經諸子傳記百家藝術整齊脫誤是正文字永寧元年太后又詔珍與騊駼作建武已來名臣傳遷侍中越騎校尉延光四年拜宗正明年轉衛尉卒官著誄頌連珠凡七篇又撰釋名三十篇以辯萬

物之稱號云

葛龔字元甫梁國睢陵人也和帝時以善文記知名（龔善爲文奏或有請龔奏以千人者龔爲作之其人寫之恣自載其名因并寫龔名以進之故時人爲之語曰作奏雖工宜去葛龔事見笑林）性慷慨壯烈勇力過人安帝永初中舉孝廉爲太官丞上便宜四事拜蕩陰令（蕩陰縣名今相州縣也蕩音湯）辟太尉府病不就州舉茂才爲臨汾令居二縣皆有稱績著文賦碑誄書記凡十二篇

王逸字叔師南郡宜城人也元初中舉上計吏爲校書郎順帝時爲侍中著楚辭章句行於世其賦誄書論及雜文凡二十一篇又作漢詩百二十三

篇子延壽字文考有儁才少遊魯國作靈光殿賦後蔡邕亦造此賦未成及見延壽所爲甚奇之遂輟翰而已實有異夢意惡之乃作夢賦以自厲後溺水死時年二十餘（張華博物志曰王子山與父叔師到泰山從鮑子真學算到魯賦靈光殿湘水溺死文考一字子山也）

崔琦字子瑋涿郡安平人濟北相瑗之宗也少遊學京師以文章博通稱初舉孝廉爲郎河南尹梁冀聞其才請與交冀行多不軌（軌法也）琦數引古今成敗以戒之冀不能受乃作外戚箴其辭曰赫赫外戚華寵煌煌昔在帝舜德隆英皇（帝舜妃娥皇女英帝堯之女聰明貞仁事舜於畎畝之中事瞽叟諫諫恭儉思盡婦道也）周興二母（列女傳曰太姜者大王之妃賢

而有色生太伯仲雍王季化導三子乃皆成賢德大王有事必諮謀焉大姒者王季之妃端懿誠莊唯德之行及其有身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而生文王大姒曰文母理內生十男也有莘氏女德高而明伊尹爲之媵姜大姒曰文母勤勞以進婦道文王理外文母理內生十男也有莘氏女德高而明伊尹爲之媵姜大姒者文王之妃號曰文母思媚大姒道文王理外文母理內生十男也有莘氏女德高而明伊尹爲之媵

崇湯 列女傳曰湯娶有莘氏女德高而明伊尹爲之媵姜大姒者文王之妃號曰文母思媚大姒道文王理外文母理內生十男也有莘氏女德高而明伊尹爲之媵

起姜后脫簪 列女傳曰周宣王晏夜臥而晏起姜后乃脫簪珥待罪於永巷使其傳母通言王「妾不才妾之淫心見矣至使君王失礼而晏朝以見君王樂色而忘德也敢請婢子之罪王乃勤於政早朝晏罷卒成中興焉

好樂衛姬不音 列女傳曰齊桓公好淫樂衛姬不聽鄭衛之音皆輔主以禮扶君進御之法云凡天子進御之儀從后而下十五日偏自下始以象月之初生漸進至盛法陰道之義也其法九嬪已下皆九而御則女御八十一人爲九夕也世婦二十七人爲三夕九嬪爲一夕夫人爲一夕凡十四夕后當一夕故曰十五日一偏也

以仁達才進善以義濟身 晏既貶末葉漸已稽虧貫魚不叙九御差池 易曰貫魚以宮人寵謂王者之御宮人如貫魚之有次叙不偏愛也禮后夫人已下

雞鳴 雞之晨惟家之索牝雞之晨 尚書曰牝雞無晨此代雄鳴則家盡婦奪夫政則国亡也

嫡 左傳曰辛伯諗周桓公云嫡庶亂之本也並后匹嫡 左傳曰並后匹嫡亂之本也

淫女斃陳 陳夏姬通於孔寧儀行父又通於靈公夏姬之子徵舒弑靈公楚伐陳滅之見左傳

匪賢是上 詩小雅也 **番爲司徒** 番幽王之后親黨也

荷爵負乘采食名都 易曰負且乘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以小人而乘君子之器寇必至也毛詩曰皇父孔聖作都于向皇父幽王后之親黨也向邑也以向爲皇父食采邑也

詩人是刺德用不憮 憮大也音呼謂詩人刺番爲司徒又皇父都向用其后親黨是以其德不大也

暴辛惑婦拒諫自孤 暴虐也紂字受德名辛以其暴虐故曰暴辛惑婦謂惑妲己也紂智足以拒諫祖伊諫紂紂不從自孤謂紂爲獨夫也

蝮蛇其心縱毒不

辜字書蝠音福即蝙蝠也此當作蝮音芳福反不辜謂蹈悔伯脯鬼侯之類也 諸父是殺孕子

比于紂之諸父也紂殺之尚書曰紂刳孕婦爲周武王所伐甲子曰紂矢其寶衣赴火而死武王乃斬以軹呂之劒也 初爲天子後爲人螭 左傳曰螭魅魍魎魅杜預注云螭山神獸形故以此紂之惡也 非但耽色毋后尤然 不相率以禮而競媟以權先笑後號卒以辱殘 毋后不能循用礼法爭競相勸以擅權柄也易曰旅人先笑而後號咷言初雖恃權執而笑後競罹禍而號哭也 家國氐絕宗廟燒燔 末喜妹嬉喪夏 末喜桀妃有施氏女美於色薄於德女子行丈夫心桀嘗置宋喜於膝上聽用其言賢乱失道湯伐之遂死於南巢見列女傳 褒姒斃周 周幽王嬖褒姒爲大戎所殺也 妲己亡殷趙靈沙丘 趙武靈王以長子章爲太子後得吳娃愛之生子何乃廢章而立何後自號主父亡何爲王吳娃死何愛弛主父隣章北面臣謝故其弟欲分趙王章於代計未決主父及王遊於沙丘宮父子章以

徒作亂公子成與李兌自國起圍公子章敗往走主父主父開之成兌因圍主父宮章死成兌謀曰以章故圍主父即解兵吾屬夷矣乃遂圍主父令宮人後出者夷宮中人悉出主父欲山不得飢探雀鷇而食之三月餘死沙丘宮見史記 烝呂宗以敗 解見皇后陳后作巫卒死於外 孝武帝陳皇后以巫蠱廢 霍欲鴆子身乃罹廢 孝宣帝霍皇后霍光之女欲弑謀毒太子被廢也 故曰無謂我貴天將爾擢無恃常好色有歇微無怙常幸愛有陵遲無曰我能夭人爾違患生不德福有愼機 無德而貴寵者患害之所生也左傳曰無德而祿侈也若愼其機事則有福也 曰不常中月盈有虧履道者固杖勁者危微臣司戚敢告在斯琦以言不從失意復作白鵲賦以爲風 風讀曰諷 梁冀見之呼琦問曰百官外內各有司存天下云云豈獨

吾人之尤君何激剌之過乎琦對曰昔管仲相齊
樂閭讒諫之言蕭何佐漢乃設書過之吏今將軍
累世台輔任齊伊公（伊尹公）而德政未聞黎元塗炭
不能結納貞良以救禍敗反復欲鉗塞士口杜蔽
主聽將使玄黃改色馬鹿易形乎（史記趙高欲爲亂恐羣臣不聽乃先設驗持鹿獻胡亥曰馬也胡亥笑曰丞相誤邪問左右或默或言馬以阿順高或言鹿者以法後羣臣畏高高遂作亂也）巽無以對因遣琦歸後除爲臨濟長不敢之
職解印綬去巽遂令刺客陰求殺之客見琦耕於
陌上懷書一卷息輒偃而詠之客哀其志以實告
琦曰將軍令吾要子今見君賢者情懷忍忍（忍忍猶不
忍也）可亟自逃吾亦於此亡矣琦得脫走巽後音捕
殺之所著賦頌銘誄箴弔論九咨七言凡十五篇
邊韶字孝先陳留浚儀人也以文學知名教授數
百人韶口辯曾晝日假臥（左傳趙盾坐而假寐杜注云不脫衣冠而睡也）弟子
私謚之曰邊孝先腹便便（便音蒲堅反）嬾讀書但欲眠
韶潛聞之應時對曰邊爲姓孝爲字腹便便五經
笥但欲眠思經事寐與周公通夢靜與孔子同意
師而可謚出何典記謚者大慙韶之才捷皆此類
也桓帝時爲臨潁侯相徵拜太中大夫著作東觀
再遷北地太守入拜尚書令後爲陳相卒官著詩

令義解卷第十三

考課令第廿一